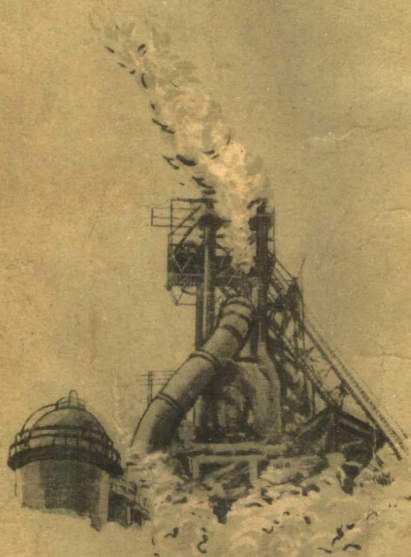


# 鐵水奔流

周立波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 鐵水奔流

周立波著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58) 字數：179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9 $\frac{7}{8}$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01—176000

定價(4) 0.75元

## 封面設計：茹 辛

### 內 容 說 明

這部小說是寫全國解放初期，重工業工廠進行修復工作的事蹟。這裏是通過華北地區一個鋼鐵廠在修復煉鐵高爐工程中，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教育下，如何提高了階級覺悟，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並同反革命破壞分子進行頑強、尖銳的鬥爭；以及怎樣團結、改造了技術人員，共同克服了修復工程中的種種困難，最後，終於完成了煉鐵高爐大修的艱巨的任務。

定價七角五分

(AG06/09)

戰爭正在進行着。

駱駝山上，火烟翻滾。工廠東南，二十幾門各種口徑的大炮正對着山上不停地轟擊，爆響如雷，山搖地動，濃黑的硝烟飄浮在山頂，通紅的火燄冲上了天空。山上的鐵旗桿子打斷了，褪了色的青天白日旗像一片敗葉，在風裏飄落。碉堡着火了，小鋼砲和機關槍都不吭聲了。蔣匪官兵慌慌張張跑出來，在山上亂竄。緊跟着，一顆砲彈打中了他們，匪徒們有的倒了，有的連人帶槍往山下直滾。山脚下，鋼鐵廠的工人紛紛湧出了車間，三個一夥，五個一堆，站在曠場上和馬路上。子彈流子噼噼地從頭頂擦過，有好幾顆落在他們的跟前，彈着點崩起的雪花和塵土撲上了褲腿，但他們都不害怕，也不躲閃。這些滿手油泥，衣裳破爛的工人完全忘了身邊的危險，只顧望着山上着火的碉堡，大家稱心趁願，拍手歡呼，並且按着各人不同的脾氣，使喚自己慣用的字眼，七嘴八舌地發表各式各樣的評論：

『打得多棒。』

『叫他們嚐嚐鐵蛋。』

『送上這些鐵乾糧，叫他們吃了一輩子也不餓。』

『蔣該死算是惡貫滿盈了。』

『再下山來「借」手錶，「借」金鐺子吧，狼心兔胆的傢伙。』

『一砲就把鐵旗桿子打折了。』

『大忘八窩也毀了。』

『這後一砲也不算賴，幹掉不少。』

兩個山峯上的兩個礮堡都垮了，蔣匪官兵死的死，滾的滾，逃的逃，跑的跑。一會兒，駱駝山上只剩兩個礮堡空架子還在冒烟。工人們都轉過身子，往東南探望，好奇地想發現砲兵陣地。烟囪、樓房和榆柳行子遮住了大家的視線。砲聲停止了，只有步槍和機槍還在山前山後，廠裏廠外，起起落落地發出連放和點射的爆響。

戰事發生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個早上。數九天氣，冷風吹木人的臉，雪花漫天地飄捲。鋼鐵廠的循環水池早結了冰，冰上落了一層雪。十四日深夜，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部的先頭部隊派遣了九個戰士從正南插進礮堡重重的工廠區。廠裏廠外，謠言紛起：有說要打的，有說要和的，也有人說：打了再講和，還有人說：和了還得打。國民

黨駐軍登時亂套了。匪徒們動手『借』東西，用普通的話來說，就是搶劫。山下村和池邊村的宿舍裏發出了鍋碗砸破，玻璃打碎的脆響，還夾雜着女人的哭泣和孩子的叫鬧。有個高高大大的，軍官模樣的傢伙，把美國式的大沿帽推到後腦瓜子上，露出冒汗的前額和蓬鬆的頭髮，從山下村一家人家的後門，急忙走出來，把手裏的左輪手槍插進腰上的皮套裏，把他『借』來的第九隻手錶，扣在左腕上。

瞧着這亂馬人嘩的樣子，人們都粗聲地嘆氣，低聲地咒罵。憑着戰爭時世的多次的經驗，大家也知道：免崽子們狠狠撈一把，是在準備逃跑了。他們的確想逃跑，但一打聽，解放軍只來了幾個，就又穩住了。駐廠的匪軍頭兒立即下一道命令：『固守工廠，以待援兵。』駱駝山頂，石頭山上和大水池子東邊的碉堡，也都重新分兵去把守，用機槍小砲控制着全廠。偽廠警隊也活動起來了。他們的棉襖袖子上的白臂箍，寫着兩個字：『護廠。』工廠的東門和西門都有人守衛。廠裏廠外，斷絕了交通，工廠裏的工人不准回家，宿舍裏的工人不能進廠。

整個工廠是一片混亂，荒涼和漆黑。所有車間停工了，焦爐熄火了，烟囱不冒烟，送風機和迴水泵早銷聲沒息，三百來個大大小小的電滾子●停止了運轉，機車癱在鐵軌

上，渣車橫在三岔口。趕到天黑，電燈全滅了，又下起雪來，這裏那裏，在偽廠警隊打出來的電棒的強烈的閃光裏，人們看見小朵的雪花，一陣緊一陣地飄落着，地面鋪白了，樹枝都變成了銀枝。留在廠裏的工人擠進地溝和防空洞裏，去躲避風雪，順便找個打盹的地方。煤渣路上，工廠門邊，常常聽到偽廠警們的一聲兩聲裝做威威勢勢的，却是嘶啞的吆喝：

『口令，幹什麼的？』

廠裏廠外，遠遠近近，夾雜在狗叫聲裏，驢鳴聲裏，也傳來了稀稀落落的槍聲。

十五日拂曉，一個偽廠警隊員，肩上掛條槍，威風抖抖，走到地溝邊，彎下腰去，對下面的工人們發表談話道：

『八路軍消滅光了，快幹活去，誰不去，就槍斃。』

話沒有落音，大砲響了。他們的砲隊早已撤退，他聽了一下，覺得不對勁，正扭頭要顧，地溝和防空洞裏的工人蜂擁出來了。爲首一個濃眉大眼的工人，頭戴一頂破毡帽，身穿一件補釘羅補釘的渾身油泥的青土布棉襖，脖子上圍一條黑髒的白毛巾，腰上繫一根草繩，聽到砲聲，他大步流星地趕上偽廠警，攔住他問道：

『八路軍不是消滅了嗎？這是誰的砲？說呀。』

偽廠警瞪着眼睛，威脅地反問他道：

『你叫什麼名字？』

腰上繫着草繩的工人左手掙腰，往前邁上一步說：

『我姓李，名大貴，你要怎樣？』

偽廠警沒有來得及回嘴，人羣裏先後扔出三塊耐火磚，有一塊差點打在他頭上。正在這時，駱駝山上的礮堡，被砲轟穿了，槍聲越來越稠密，他慌了手脚，趁大家往山上看時，他擠進人堆，悄悄溜走了。

駱駝山上的礮堡摧毀了，工人們都扭轉頭來，朝東南探望，好奇地想發現砲兵陣地，李大貴望着東面，忽然叫道：

『來了。』

大家都朝東望去。通往工廠小東門的煤渣大路上，出現三個人，身穿草綠色軍裝，手提卡賓槍，頭戴兔皮帽子，在漫天飄舞的灰濛濛的雪花裏，嘴裏冒出一團團的白霧，急奔過來。李大貴拍手歡叫道：

『解放軍來了。』

旁邊一個職員模樣的人問道：

『你怎麼知道？』

『你瞧，都沒有帽花，解放軍是不帶帽花的。』

職員模樣的人又問道：

『你怎麼知道？』

李大貴沒有回答，眼睛只顧看前面，三個解放軍戰士越跑越近了，他已經能清晰地看見他們臉上冒着熱騰騰的汗氣，鬍子上，眉毛上都掛着細小的，閃亮的霜花。三個人跑到發電所的灰磚牆根下，工人們奔跑過來，爲首一位高個子戰士，兩手握住槍，警惕地問道：

『你們都是本廠工友嗎？』

工人們都站住了。他們是頭一回看見自己的軍隊，想親近，又不敢放肆，都老遠站着，看見戰士提着卡賓槍，腰上佩着手榴彈，雄赳赳的模樣，又聽見他們這樣地發問，連李大貴也一時怯住，沒有作聲，後面有些人想趁勢溜了。爲首的高個子戰士好像猜出了大家的心理，笑着說道：

『大夥別怕，別怕，咱們是毛主席的隊伍，是來保護工廠的。』

李大貴擠到前頭來，大胆地說道：

『不怕，不怕。我明白，您們就是解放軍。』

高個子戰士用衣袖擦乾額上的雪水和汗珠，上下打量這位濃眉大眼，身板壯實的小伙子，看見他頭戴破毡帽，身穿補釘羅補釘的青棉襖，腰上繫一根草繩，衣上臉上，儘是油泥，十指都是粗粗大大的，知道這是一個正經幹活的工人，就移近一步，親熱地笑道：

『這位工友，你怎麼知道咱們就是解放軍？』

李大貴忙說：

『您不帶帽花，也不熊人。要是國民黨那班兔崽子，到咱們跟前，早罵開了：「滾開，滾開。」你們毀了忘八窩，叫他們都滾下山了，罵人滾蛋的，自己滾蛋了，這叫做現世現報。』

李大貴囉囉嗦嗦說上一大篇，戰士們笑了，工人們也都笑着靠攏來，把三位戰士緊緊地圍在中間，幾個人同時掏出烟捲，同時伸給客人們。戰士們委婉地笑着拒絕了。爲首的高個子戰士從衣兜裏掏出了烟包和木頭烟斗。他往烟鍋裏塞滿黃烟，跟工人對了一個火，巴答巴答，就抽開了。青年工人們擁到戰士們跟前，愉快地，羨慕地瞅着他們胸前佩帶的各種顏色，各種金屬的紀念章。一個小伙子指着一個銅質頭像問：

『這是誰？』

嘴裏啣着烟斗的高個子戰士，臉上發出愉快的，榮耀的神采，笑着回道：

『毛主席。』

聽到這話，大家越發擠上來，把戰士圍得更緊，他們爭着要看早已聽到的毛主席。雪還飄落着，濃密的純淨的乾雪，撲在戰士們的臉龐上，化作雪水，順臉頰淌下。高個子戰士抽完一斗烟，把烟鍋在槍柄上輕輕敲了敲，隨後又放在嘴裏，吹了吹，重新揣進衣兜裏。他抬起右手，又用衣袖擦擦臉，正要走開，工廠北面，槍聲又起了。戰士們機警地擠出人羣，離開發電所，走到第一高爐下面的地溝邊，橫着槍，問工人道：

『這裏頭有敵人嗎？』

跟在他們背後的大貴回答：

『沒有。都爬進忘八窩去了。』他說着，抬手指指水池的東面。

高個子戰士望着他指點的方向，遠遠看見水池的東面，一個小小土坡上，有一座紅磚的圓形碉堡，碉堡上滿是黑洞洞的槍眼。靠近碉堡，是機器房和發電所，還有送風室和水泵房，工人們說：『都是工廠的要害。』高個子戰士心裏盤算：要是聯絡砲兵，用大砲

轟擊，這座小礮堡只消幾下就得了，就怕打壞了要緊的機器和設備。他跟兩位戰友離開工人們，一起跑到機器房背後，蹲在牆腳下，合計了一會，三個人下定了決心，就站起身來，機敏地從房屋、牆壁、倒渣車和廢鐵堆的後面，繞到礮堡的東北。三分鐘後，他們出現在鐵路旁邊一塊開闊地面上，離開礮堡約莫還有四十米。工人們的眼睛都跟着他們移動。勇士們一手拿着揭了蓋子的木柄手榴彈，一手提着卡賓槍，翻穿着大衣，撲在雪地上，側着身子，用胳膊肘撐在地面上，敏捷地往礮堡的緊跟前爬去。

礮堡裏沒有動靜。敵人好像沒有發覺進逼的戰士。在他們接近土坡，抬起身子的瞬間，槍眼裏冷丁吐出兩條通紅的火舌，機槍子彈像一陣驟雨，蒙頭蓋腦撒過來，裏邊還夾雜着步槍的射擊。高個子戰士胳膊一伸，仰臉倒下了。他的兩位戰友慌忙爬過來，把他移到近邊土坑裏。一個戰士扶起他的頭，把自己的臉貼在他的鼻子上。鼻孔裏只有微弱的幾乎感覺不到的出氣了。另一個戰士雙手捏着他胳膊，顫聲地叫道：『班長，班長，趙班長。』沒有答應，不再動彈，呼吸也停了。一個戰士從衣兜裏掏出一塊擦槍的紅綢子，輕輕地，莊重地蓋在閉了眼皮的他們的親愛的戰友的臉上。兩個人握着槍，低着頭，不說一句話，悲傷噙住了他們。他們的眼睛潮濕了。但在火線上，哀悼只能是很短促的。槍子紛紛落在兩人的周圍，敵人在跟前，復仇的怒燄燒乾了悲愴的淚水，兩人眼

睛都紅了，彼此看一眼，就一聲不響，好像兩隻狂怒的猛虎一樣，跳出土坑，蹦上土坡，冒着子彈的急雨，一下子撲到了碉堡牆邊的死角，把手榴彈塞進了槍眼。工人們聽見一聲巨響，接着又一聲，碉堡裏的機關槍和步槍立刻都成啞巴了，殘匪在裏邊失魂落魄地叫喚：

『咱們投降呵，別打了。』

接着，從碉堡的機關槍眼裏伸出了一塊掛在槍尖上的白綢子手帕，迎着寒風，哀求似地，不停地飄動。

槍聲還沒有停住，工人就從四面八方湧到土坑邊，圍着高個子戰士。他躺在積雪的土坑裏，蓋着紅綢的頭臉衝着灰濛濛的飄雪的天空，兩隻手還緊緊地抓住手榴彈和卡賓槍。李大貴和另外三個工人跳下土坑，把烈士的遺體抬上來，輕輕放在雪地上。李大貴蹲下身子，摸摸他胸脯，尋找他的槍傷，發現他胸口中了三彈，致命的一顆穿透了心房。李大貴又揭開紅綢子，摸摸他臉額，已經冰涼了。他悽惶地站起身來，靜穆地摘下毡帽，工人們也都跟着脫下了帽子。李大貴尋思：『一刻鐘以前，他還跟大家在一起談笑，抽烟，用衣袖擦他臉上的汗珠和雪水，現在，爲着保護工廠的要害，他躺下了，永遠躺下了。』雪還在飄捲，小朵小朵的雪花落在象牙似的年青的臉上，不再融化了。不大一會，

純淨的，潔白的乾雪蓋住了他的結實的身體和端正的臉龐。

大隊的攻擊部隊到來時，戰鬥已經結束了。俘虜押走後，工人們還是不散。李大貴和幾個青年幫助戰士們張羅烈士的後事。一口楊木棺材抬來了。烈士成殮時，鋼鐵廠木瓦工場的老瓦工鄒雲山，從新鎮買來一大疊黃紙，在靈前燒化。

李大貴說道：

『燒這幹嗎？他們不信這。把他葬在工廠的近邊，給他立個碑，倒是正經。』

鄒雲山忙說：

『你這主意好，快跟他們說。』

李大貴找着英雄連隊的指導員，把他的意見說了。指導員同意，並且感謝他。

工人和戰士把靈柩送到工廠北邊的松樹林子裏。大夥動手挖土坑，修墓地。洋鎬和鐵鏟，碰着凍硬的土地，發出深沉的聲響。指導員坐在一株倒了的、蓋着一溜積雪的松樹上，從衣兜裏掏出鉛筆和本子，寫了下面這碑文：

『人民解放軍英雄班長共產黨員趙五孩之墓。』

寫完以後，指導員用手背擦擦潮濕的眼窩，把這一頁從本子上扯下，交給李大貴。他又呵着凍僵的手指，握住筆，在小本子上記下烈士陣亡的日期和地點，並且簡要地記

述他犧牲前後的情景，和墓地松林的方位，準備彙報上級，通知烈屬。

新墳築成了，大夥離開時，鄒雲山眼瞅着墳堆，激動地，小聲地叮嚀：

『好好呆着吧，同志，趕清明再來看您，給您燒紙。』

說話的口氣，好像墳裏的人還活着一樣。大家沒有再作聲，慢慢地移着沉重的脚步，離開了松林，就都走散了。雪還沒有停，天頭早黑了。遠遠傳來轟隆的砲響，石頭山上也還有槍聲。工人們有些家去，有些在工廠周圍，好奇地，沒有目的地到處蹣跚着。李大貴把指導員託付給他的字條小心揣在衣兜裏，準備找石匠刻碑。在回家的路上，他腦子裏總是閃現着趙五孩的象牙似的端正的臉龐。心裏老念着：

『真是好樣的，真是好漢。』

李大貴的老家，河北容城，離老解放區不遠，一九三八年春天，他的大哥李大富離開家鄉，參加了八路軍。因為這樣，李大貴對於解放區跟解放軍早就格外地關心。

他聽到過解放軍的許多故事，但光是聽說，沒有見過，這回親眼看到了。他尋思道：『人家都那樣勇敢，一個個跟猛虎一樣。』蹣跚一陣，十二點過了，他想家去，又覺着家裏太窄小，太憋悶。到了銀頂街門口，他又拐回來，往工廠走去。小東門口，一大幫工人正在議論着什麼。有人叫嚷道：

『說話就拿石頭山了。』

石頭山上的礮堡給砲轟平了，蔣匪殘兵還在石崖背後，雜樹叢裏，往山下放槍。

遠遠看去，黑糊糊的山頂和山腰，正不停地冒出星星點點的晃眼的閃光。李大貴看了一會，又盤算了一陣，想出了一個主意。他家也不回，邁開大步，急急忙忙往石頭山趕去。

## 二

越近石頭山，槍聲越緊密。子彈流子在李大貴的頭頂和身邊噼噼地飛掠，有三顆光顧了他的破破爛爛的棉襖，但他還是往前走。通過了三道峭崗的盤詰，又越過了一道鹿砦，他尋到了山下村的一個水泥防空洞跟前。

洞口站崗的戰士提着槍，警惕地問道：

『誰？口令！』

李大貴聽到喝問，一點也不慌張，隨口答應道：

『本廠工人，要見指揮官。』把話說完，他就一直往裏走，像熟人一樣。